

天涯
绝唱
宋徽宗

翟野／著

金兵

金兵

宋钦宗

宋徽宗

四川人民出版社



K827.44

10

98140

天涯
绝唱
宋徽宗

翟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远杰

封面设计:任兆祥

插图:陈荣

技术设计:杨潮

天涯绝唱——宋徽宗

翟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电话 6661236,6666009)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300 千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524-1/K·532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4.80 元

引 子

宋徽宗坐在炕沿上，感觉很冷，外面北风呼啸。他的儿子，北宋帝国的第九代皇帝宋钦宗正怀搂一大块干牛粪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孝顺的儿子，尚把他这个父亲的冷暖放在心上，徽宗满足地闭上了眼。

他看见了异母后向太后不让亲生儿子当皇帝，而对他说：端王可保大宋江山……他的发妻王皇后，正撑着病体对他说：奉行家法，才可长保太平……他也看见了蔡京那一张慈祥的脸，丰亨豫大，唯王不快……他看见了他的宫殿、他的书画、他的美人们……

郑皇后的雍容、王婉仪的天真、乔贵妃的多情、大刘妃的率直、崔贵妃的泼辣、李师师的浪情……他们都是貌冠群芳的美人儿，他们在皇宫中争奇斗艳，他们都是徽宗的女人，一个人的。

徽宗看见了他富得流油的京城，夜夜歌舞升平，到处莺声燕语，他一袭书生打扮，嬉游于民间，与歌儿舞妓纵情畅欲，童贯、王黼、朱勔、蔡攸、李邦彦、杨戩等一个个谄媚乖巧地追随鞍前马后。

徽宗看见了汴京城破之日，3000皇族北迁时恸彻天地的哀哭场面。他全部的妃嫔美人，31个儿子和34个女儿除他最不喜欢的康王赵构之外，居然无一幸免。

徽宗看见了金兵在奸淫他的妃嫔美人女儿，而他却再也无法保护她们。徽宗看见了自杀而死的钱德妃和李明妃，他只能心存怜惜而又表现为无动于衷。金兵将领像发饷银一样将他的女人们发给了部下享用，他也只能看着她们花容溅泪而徒在心里悲愤。

徽宗看见了他的弟弟、一个高傲的皇族，不屑于吃粗劣的食物，而宁愿饿死在黄河边。他的儿媳、宋钦宗的皇后朱氏为了保护钦宗的性命而含羞忍辱。他最可人的郑皇后在他的身边饥寒而死……

每当睁开眼睛，宋徽宗只能看到他一生中的惨景，那些过往的欢乐却无从回忆，为此他终于哭瞎了眼睛。

可是当他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时候，那些他不想看见的一切反而更挥之不去。

徽宗觉得他应该离开了，虽然他无颜去见向太后、王皇后、钱德妃、李明妃以及大宋帝国的列祖列宗。

好在他唯一幸存的儿子康王赵构已经在南方偏安称帝，大宋帝国的血脉还一息尚存。

当宋钦宗怀抱着牛粪回到破旧的屋子里时，他看见他的父亲、一代风流天子的身体已经冰冷。

宋钦宗仍要顽强地活下去，虽然这种活法十分痛苦。直到16年后，金兀术讨伐南宋前，将他绑于柱上，万箭穿心之后，又用马蹄将他踏为肉泥……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浪子争帝 (1)

浪子赵佶乔装入青楼，却不料宫中哲宗驾崩，无子继位；
向太后摒弃亲子，主立端王；风流倜傥的端王赵佶荣登帝位。

第二章 太后临朝 (18)

徽宗初入帝宫，大耍权谋，乞向太后垂帘，镇慑王子朝臣；
徽宗在向太后宫中与侍女偷情，接二连三被人撞见，非但无祸，
反而得拥四美；王皇后怀子持硯，宋徽宗大画仕女；曲桥边下，
又遇佳人……

第三章 “明君”戏臣 (44)

徽宗下诏求直言，反惹起朝臣两党的相互攻讦；向太后谢
世，徽宗又纳新妃；张迪自阉入宫禁，曾布献策息党争；徽宗
拥群美持花评画，童贯入江南采珍纳贡。

第四章 情 误 (64)

徽宗私情误朝政，朝政党争更烈；童贯、蔡京联手霸朝纲，
奸人佞臣联袂入汴京；蔡京厉行祸国殃民法，童贯监军大破青
唐羌；岂料朔方惨败，名师名将无颜，徽宗反觉有光。

第五章 红粉镜园 (78)

徽宗大露淫欲豪奢相，潜入孟皇后宫中寻美猎艳；大刘妃坦陈苟且事，崔婉儿烈情拒淫君；徽宗留恋假市井，装儒生、扮乞丐，岂料笊头一盆脏水泼来；朱勔初兴花石岗；王皇后凄然归西，蔡京再次遭贬。

第六章 丰亨豫大 (101)

赵挺之鲁莽施朝政，郑皇后结聚入中宫；宋徽宗金玉美器宴群臣，蔡京倡“丰亨豫大”；铸九鼎、建明堂；后宫诸美争奇斗艳，蔡京再次遭贬黜。

第七章 冶游出宫 (117)

宋徽宗厌恶宫中生活，乔装出宫冶游，高俅卖弄球艺，平步青云；徽宗思念从前的名妓韩七七，直奔青楼，岂料人去楼非，巧遇暗恋于他的疯妇。

第八章 青楼争妓 (131)

张迪引荐名妓李师师，徽宗访美拜倒石榴裙；鸨儿怨怪师师被人白睡，贾奕吃醋闺房怒写花签；大火延烧宫室 5000 间，朝臣震恐，群美惊慌，徽宗安睡青楼。

第九章 花石纲 (150)

众美人怒诮徽宗嫖妓，徽宗妙语品评师师；孟揆接旨修艮岳，朱勔大兴花石纲；宰相陪君皇嫖妓，贾奕惹祸出京。

第十章 六贼乱京 (162)

周邦彦床下听淫声，妙写新词；君臣同宴摘芳园，右楼左抱侍宴女；李彦裸身得宠，蔡攸甘戴绿帽；高俅受命训妃嫔，徽宗听闻逐词人；“六贼”横行，宫廷淫乱。

第十一章 宋江青楼拜君…………… (179)

徽宗筑地道通青楼，除夕观灯粉饰太平；梁山泊好汉潜入汴京，招安宋江逛行院；李师师感悟忠义，宋徽宗巧遇巨匪。

第十二章 李师师入宫…………… (198)

李师师落籍从良，仪仗鸾舆迎美人入宫禁；侯蒙举荐张叔夜，下旨招安梁山泊好汉。

第十三章 后宫争艳…………… (214)

林灵素装神弄鬼，宋徽宗自封教主；李师师后宫受屈辱，张虚白献计灭佛教；美人卧香床，徽宗烹名茶。

第十四章 伐 辽…………… (235)

徽宗忽萌大志，联金灭辽；童贯提兵灭方腊，张叔夜招安宋江；蔡攸殿前争宫女；众奸臣主持伐辽事，赵良嗣屈辱定和约；降将郭药师献计袭燕京，岂料宋将胆小如鼠，伐辽终至大败。

第十五章 太上皇…………… (257)

金军一鼓下燕京，徽宗粉饰战功，出巨资收回燕云；徽宗妙写“瘦金书”，岂料反被粗人阿骨打教训如何写字；徽宗无奈杀叛金降宋将，悍将郭药师萌生叛意；金军再次南下，徽宗左推右推弃皇位。

第十六章 勤王？勤王？…………… (281)

郭药师降金为前驱，斡离不孤军过黄河；徽宗逃遁江南，钦宗坐困汴京；宋朝名将大云集，李纲督师保孤城；岂料钦宗却忽和忽战，让人摸不着头脑。

第十七章 叶残之秋..... (307)

康王逃归，金将勒索；6万金兵满载而归，20万宋军正欲截击，钦宗听信奸臣之言，飞马传报阻止，让宋军痛失战机；钦宗下旨，诛杀“六贼”。徽钦父子生间隙。

第十八章 靖康耻..... (328)

金兵卷土重来，两路会师汴京；郭京演神兵闹剧，装神弄鬼，反让金兵攻破城垣；钦宗奉降表入金营，名将忠臣尽死节；范琼搜捕皇族3000人，一代风流天子含泪成囚徒。

第十九章 哀北..... (349)

徽宗、钦宗凄凉北上，李师师拒辱赴死，徽宗的妃嫔女儿宫女，尽被金兵抢夺瓜分；泽利调戏朱皇后，钦宗眼看妻子被一个醉汉凌辱，终于血气一回。

第二十章 康王迎母..... (365)

康王继位，南宋开朝；韦贤妃密送信报，宋徽宗感慨平生事，父子飘零，作泣血词；宋高宗得名将辅佐，大破金兵，竟又以岳飞的头为代价，迎回母后；父子皇帝，惨死北国。

第一章

浪子争帝

浪子赵佶乔装入青楼，却不料宫中哲宗驾崩，无子继位；向太后摒弃亲子，主立端王；风流倜傥的端王赵佶荣登帝位。

畅春楼是宋都汴京有名的教坊，是朝中大臣、王公卿相、公子哥儿们狎妓的首要去处。畅春楼的妓女可不是普通货色，能够进畅春楼，天下的妓女都引以为荣。这是因为畅春楼的妓女不仅要长相一流，经得起那些终日在妓院里厮混的色魔的挑剔，而且光有色相还远远不够，琴棋书画若无一绝艺在身，你纵有倾城倾国之容、沉鱼落雁之貌也休想容身其中。

畅春楼的老鸨经常换，因为能长久地赢得顾客喜爱的妓女太少了，口味日益怪僻的嫖客使老鸨们使尽浑身解数，搜罗天下绝色，习尽天下奇技，也觉力不能及，许多老鸨只好知难而退或见好就收。这样一来，反而效果不错，因为每一个新来的老鸨总会有些新鲜玩意。要不有新的美人，要不就是有新的绝艺，这样也许又能风光几日。待那些风流顾客们玩腻之后，那么这个老鸨就得收场。畅春楼又送旧迎新，换上一个新的主儿。

畅春楼的新老鸨韩妈是汴京最新的风云人物。她来自江南扬州，早年是繁华江南有名的妓女，与苏东坡、司马光、秦少游等

名人过从甚密。年长色衰之后，就熟门熟路地开起了妓院。由于有许多文人名士、达官贵人捧场，她门下的妓女艳名达于四方，色艺惊绝朝野，官场内外的高官名士私下都将与她们的交往当成雅闻韵事互相标榜。畅春楼原任老鸨门庭冷落之时，韩妈自然便成了入主畅春楼的大热门。

韩妈敢到汴京去立门楣，光有这些关系自然不够。不过她既然来了，肯定会有王牌。

韩妈的王牌就是 14 岁的雏妓韩七七，14 岁的少女正当发育期，花蕾正处欲放未放之时，不过这些还未成熟的女孩已经是狎妓者眼中的肴。嫖妓也有流行品味和时尚，嫖雏妓便是最新的风尚。

韩七七倒底长得怎么样，所有的人都非常关心。照时下汴京人的口味，雏妓当然是要年纪越小越好，但又不要小得还是个孩童。什么事都懂当然是没什么意思，什么事都不懂也是索然无味。

汴京的浪子们其实还没有人一睹韩七七真容，但却处处都在谈论，朝廷重臣在上朝的间隙，也在对韩妈和韩七七窃窃私语，仿佛是比契丹和西夏的入侵还更为重要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有大臣注意到了宋哲宗日益严重的病情，不过这只是宰相章惇、曾布及蔡京等人要考虑的问题。

和一般的风流浪子们不同，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见多识广，他们虽关心韩七七的色艺，但也并不觉得有多大的希望。倒是一批曾在江浙为官的大臣觉得抹不过韩妈的面子，不能不去，却又怕去了会因为失望而败兴。

章惇和曾布忧心忡忡，宋哲宗赵煦是他们心目中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特别是章惇，他是靠哲宗提拔才身居相位，得偿权重位尊的宿愿。宋哲宗 9 岁登基，才 25 岁就被后宫众多的美人淘空

了身体，一病不起，看看朝不保夕。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缘分似乎只有一次，一当靠山宋哲宗驾崩，章惇不知道自己今朝的富贵会失落在什么地方。

当上宰相，不可能没有政敌；而要当上宰相，只有靠打倒政敌才能上台。不过章惇的政敌实在是太多了，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在宋神宗时期厉行新法，实行改革，招至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反对。宋哲宗时期，王安石罢相，从岭南流放归来的司马光当政，他将“新党”的成员流放至他刚刚归来的岭南，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章惇就成了“旧党”的代表人物。

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没有皇帝的支持终将是无根之树，是任人宰割的对象。

支持“旧党”的宋哲宗一死，权力的天平又将失衡，要想重新掌握权力的制高点，将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争斗。

章惇似乎看见了瘴气迷蒙的岭南和天涯海角的儋州成了他最后的终老之地，大宋权臣将政敌流放至这两个地方是对政敌的最佳惩罚。因为不管是多么年轻力壮的人，只要到这两个地方去上三年五载，多半不能活着回来。所以朝中官员如果闻讯将到岭南和儋州，上任之前，无不先与家人抱头痛哭，预先安排后事。若能活着回来，则全家共庆再生之喜。

章惇不想自己今后的日子在流放中度过。人从宰割别人的命运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命运多半是不甘心的，只要还有一丝机会，就要让这一丝机会变成现实。

最好是能让哲宗起死回生，这是保住权力最简单的方法，不过这却是不可能的，宋哲宗这档子病，就是华陀再世、扁鹊重生也无能为力了。

那么剩下的方法就只有一种，就是控制新立的皇帝，谁当皇帝其实并不重要，只要是自己拥立的，那就能在新皇帝的眼皮底

下成为红人。

章惇的脑瓜紧张地运转着，宋哲宗无子，帝位也就没有合法的继承人，这方面正有文章可作。宋哲宗的十几名兄弟中谁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因为宋哲宗病入膏肓，没有精力来指定谁将是那位幸运儿。

再说朝中的势力毕竟是章惇的天下，另一名宰相曾布是个好好先生，他不属于“新党”也不属于“旧党”。曾布和章惇虽然同是宰相，但却不像章惇有一大帮子势力，所以虽然地位同尊，但在大臣们心目中，曾布似乎比章惇低一品。

韩妈的确是不同凡响，她的面子无疑将令当朝皇帝妒嫉。韩七七公开接客这天，朝中大臣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有重要的人物在畅春楼露面。在这里都是不分彼此的狎客，虽然他们仍是按不同的党属分别落座，但却都成了谦谦君子，座中只有春风得意的风流客，不闻党同伐异的干戈声。

来的人非常多，且不是乘轿，就是骑马。来者皆贵客，座中无白丁，喜得韩妈一张脸笑得灿烂。还未入夜，畅春楼已是灯笼高照，彩灯亮成一片。来得早的，自有一班亮丽可人的艳妓招呼；来得迟的，耳闻莺声燕语，目见纸醉金迷，莫不恨腿脚太慢，不知错过多少好戏。

来的人也非常杂，王公勋戚，比肩接踵；武将文臣，如上朝班；公子哥儿，车载斗量。当然其中最出风头的还是那些文人骚客，他们的才学似乎在妓女面前更能发挥自如。

畅春楼人满为患，文人群中，大词人周邦彦自是魁首，他与贾奕、宋祁、宋庠等人还未谋七七面，已是词兴大发，与名妓苏六儿往来唱合。周邦彦对青楼情有独钟，在教坊中名声仅次于前朝的白衣卿相柳永柳三变。这样的场合如果少了他，一定会减色不少。

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今夜畅春楼的主角韩七七仍未露面。这也是青楼中经常玩弄的把戏，所以来宾们并不心急。他们身边都有佳丽作陪，并没有因为人多而会有人觉得寂寞，长夜漫漫，高潮还在后头，声色之乐，并不因为主角的缺席而短少分毫。

章淳等重臣当然没有来，在这种时候他们当然只能忍痛割爱。

不知不觉中，畅春楼正中的小阁上珠帘轻卷，一层淡红色的纱幕之中，已有一窈窕女子端坐其中，面前置一琴，女子向四周盈盈施礼。众雅客一见韩七七身影，已知是个千娇百媚的风流主儿，不觉来了兴致。方才还浪声如雨的畅春楼顿成静楼，只闻红烛燃烧的毕剥声。

这边厢周邦彦暗自称奇，叹道：“这韩七七年方十四，竟有如此风流体态，实乃世间尤物也。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空有其表。”

宋祁淡笑道：“韩老妈子哪里找来的小女子，冒称未及弱冠，我倒要看看韩七七有些什么能耐。”

周邦彦举樽喝酒，抚须喟叹道：“我闻那韩七七久习歌舞，弹得一手好琵琶，诗书围棋，都称一绝，韩妈自七七幼时，便悉心调教，方才有如今的出息。”

宋祁浪笑道：“周兄所言，弟也有耳闻。不过七七的绝中之绝，不知各位兄台可否知晓？”

众人均笑而不语，看来是都不知道。因宋祁平时就好取笑挖苦人，又恐他是故弄玄虚，冒然失语只会上当。

宋祁见众人似乎不感兴趣，有些扫兴。

陪坐的苏六儿见这几个文人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居然全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尚未露面的毛孩子身上，不觉老大的不高兴。细心的贾奕见了，笑道：“苏姐儿色艺双绝，持才傲物，自谓天下名士尽在彀中，怎的也会为一个小女子吃醋？”

苏六儿抢白道：“谁吃醋了？谁不知你们这些文人，只会苍

蝇逐臭般追女人，写些艳词俚调，做些疯颠之事，便可浪得虚名。我只是讨厌你们，哪里会跟小姐妹吃醋。”

苏六儿这香话，把座中诸人全抢白了，不过座中文人并不生气。宋祁的哥哥宋庠道：“苏姐儿一张嘴，就能打倒一片，端的是利过刀枪。”

这时，一阵琵琶声破空而来，细密如秋雨，姣丽如霓虹。众人慢慢饮酒，细细品味，这韩七七弹的琵琶，虽欠大方成熟，却也颇有功底。若不是众人已知七七的年纪，都不会相信出自一个幼女之手。

琵琶声未息，又有一阵清丽的歌声传来：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
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
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
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
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韩七七唱的是柳永的《昼夜乐》，众人听罢，正欲喝彩，却有一人，韩七七余音尚绕梁，便冒失地大叫道：“好个‘洞房记得初相遇’！”

这个人太莽撞了，引得众人侧目而视。周邦彦不悦道：“韩妈怎么会请来如此粗人，真真败兴。”

那喝彩之人见引来众人不满，自知失言，掩面羞愧而去。宋祁笑道：“原来是端王，可不是什么粗人。”

贾奕道：“怎么可能是端王，那些王子们平日斗鸡走马，不事实务，自成一帮。很少与臣僚们厮混，只恐沾上勾结大臣，图谋皇位之罪名，为今上所忌。这个端王倒是与众不同啊！”

宋祁道：“正是如此。端王为人，确与其他王子不同。其他

王子见到大臣，不是显得傲慢，就是避之为恐不及。而端王却能从容施礼，甚得宫内外好评。端王还是个才子，字画诗词，都有造诣，尤其写得一手好书法，行、草、正书笔势道劲。他先从薛稷学书，最后变其法度，自成一体，号‘瘦金书’。”

苏六儿在一旁听这几个文人议论端王，有些入神，便道：“依宋官人所言，那这端王倒也是个才子。”

宋祁又笑道：“非但是个才子，还要加上‘风流’二字更为恰当。”

苏六儿嗔道：“你以为男人个个都似你们一样风流，倒好像自己偷了东西，便人人都成了贼似的。”

众人都笑，周邦彦道：“苏姐儿口没遮拦，倒很有辣味。”

宋祁道：“在座男人都是贼，不过不偷金银珠宝，专门偷香窃玉罢了。”

众人更加浪笑起来。宋祁忽道：“休再玩笑，七七现身了。”

众人停笑视之，只见那粉红色的纱帘已被两个婢女慢慢卷起，盛妆的韩七七正对众来宾盈盈下拜。

韩七七模样十分俏丽，但又有几分稚气，粉面冰肌，长就姣娆之躯；眼睛顾盼流光，直欲人醉生梦死。座中顿时骚动起来，众狎客伸长了脖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韩七七看个够似的。

韩七七向众来宾施礼之后，便轻移碎步，慢慢退去。众狎客依依不舍，韩七七已经从阁楼上消失了很久，仍呆呆的没有回过神来。

座中狎客，身边大都有美妓相陪，韩七七这一现身，直让所有的狎客都忘记了在身边争奇斗艳的美人们。这些妓女们都觉心中酸楚，男人们多半喜新厌旧，可这样明显地表示出来，并不多见，可见对手之强大。男人们都被勾走了魂魄，以至于连表面的一些虚饰也省略了。

周邦彦叹道：“果然是个妙人儿！”

宋庠却拉住弟弟宋祁问道：“你说七七有绝中之绝，何不道来？”

原来宋庠还一直在琢磨宋祁刚才的话，只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周邦彦和贾奕其实也想知道，听宋庠提起，便都催促宋祁快讲。

宋祁其实也早想讲出来，这个关子也卖得太久了，他还以为真没有人感兴趣，现在能够讲了，他感到非常得意。

宋祁喝了一口酒，方才慢慢道来：“韩七七样样称绝，但有一绝，使她其他的绝艺都黯然失色，所以称之为绝中之绝。”

宋祁又停下喝酒，性急的周邦彦催促道：“快快讲来！”

宋祁仍是一副不紧不慢的腔调：“她那一双玉足，方才真是绝无仅有。”

一旁的苏六儿早已十分不快，听罢此言，更加恼怒。她在欢场几年，从未有如此受过冷遇。眼见这帮文人在她面前对另一个女人评头论足，仿佛她并不存在似的。便嗔怨道：“一双臭足，算什么绝中之绝。”

宋祁和众人知道她在吃醋，都未理会她，宋祁又道：“韩七七那双足，可不是一般的足。莲瓣尖尖、玲珑有致，但又瘦而有肉，妙圆质轻，似秋叶贴地无声，白嫩如新藕暖玉，细步行来，动人怜惜。赛过李后主的爱妃官娘，真可谓春月一弓，销魂千古。”

宋祁一番话，直听得众人荡气回肠。苏六儿道：“文人是不同，一双臭足也能描绘得如此耸人听闻。我倒要看看七七妹妹的足，配不配得上宋官人的美文。”

周邦彦也道：“宋兄恐言过其实，七七尚未公开接客，你怎么会知道她有一双上好的三寸金莲？”

宋祁见众人都不信他，不由脸涨得通红，分辩道：“这可不是我虚言，乃韩妈亲口向我描述的。他日我等可相约共来观之，